

# 爱情的墓碑上,不必留下名字

□ 撰稿 | 黄锐杰

刘江是今天影视界少有的能够在不同影视剧类型中纵横捭阖的导演。诸类型中,都市情感剧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由《媳妇的美好时代》到今年热映的《温暖的甜蜜的》,刘江不依不饶地勘测着我们这个时代情感的可能与限度。如果将目光拉长,我们会发现,情感是贯穿刘江全部影视剧作品的一根隐线。

在这个意义上,刘江的代表作《黎明之前》同样可以被视作一部情感剧。虽然《黎明之前》在类型上是谍战剧,爱情只是谍战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插曲,但战争这一非常状态恰恰揭示了通常处于日常状态下的爱情的本质。

《黎明之前》感情戏不多,主要的感情戏发生在男主刘新杰和女主顾晔佳之间。要理解刘新杰和顾晔佳的爱情,我们必须先回到国民党第八局局长谭忠恕的婚姻中来。刘新杰与谭忠恕是义兄义弟,但却以中共地下党的身份潜伏在第八局。两人的不同选择,除了体现在政治立场的差异中,同时也体现在两人处理情感的方式上。

谭忠恕在人设上与一般谍战剧彻底腐化的国民党特务不同,他自认为是军人而非政客,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同时也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心存不满。剧中他的这种复杂性,呈现为政治伦理与个人伦理间的张力。在政治上,他服从命令,可以干屠杀共产党甚至平民的脏活,在私人生活中,却无疑是一位好儿子、好父亲和好丈夫。

剧中,谭忠恕和妻子感情好到即使他日理万机也要每天通两三通电话的地步。谭忠恕的这种爱情体现为过日子式的婚姻。如果抛开他在政治上做的事情,应该说,这是一段接近完美的婚姻。但这一完美只是表象。这段婚姻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来路。它是一座一出场已经



浮出水面的冰山,但我们却看不到水面下的暗流涌动。更大的问题在于,因为谭忠恕有意切割政治伦理与个人伦理,导致了这段婚姻龟缩在家庭的保护区内,失去了向政治世界敞开的可能性。

与之相对,刘新杰和顾晔佳的爱情是一段不断迂回,不断延迟的爱情。两人在不知道对方地下党身份的情况下相识,虽有朦胧情愫,但均不敢真动感情。换言之,这是一段根本没有浮出水面的爱情。当顾晔佳最终得知刘新杰身份,可以放心去爱的时候,已经是自己身份暴露必死之时。最终,她以牺牲成全了这段爱情。与谭忠恕的婚姻对照,这段不成爱情的爱情恰恰因为它的不断延迟淬炼出了最坚硬的内核。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分析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我爱你爱得太迟”这句话时做过精彩分析。在他看来,“迟”已经意味着“太迟”,我们忍不住在“迟”前面加上“太”这一修辞,恰恰是为了守护爱情这个秘密。通过这种词句的延迟,词句的阻隔,我们才能最终言说不能言说的爱情。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爱情在本源上都是永远不可能到来的爱情。正是在这种不断延迟中,爱情得以保守自己的秘密。婚姻作为爱情的守护者,要在过日子式的时间中守护的正是爱情的这个秘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称婚姻为爱情的延续。

回到都市情感剧,补上《黎明之前》,我们才能理解《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婚姻是如何变成《温暖的甜蜜的》中的爱情的,这是一项我们时代的婚姻源代码工程。在这个意义上,《温暖的甜蜜的》的女主南飞说出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耍流氓”,是对70年前的顾晔佳最好的回应。■

